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年

第一三一四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314/Rev. 1)	1
向离任主席表示感谢	1
通过议程	1
巴勒斯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540)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一十四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A. J. 戈德堡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314/Rev.1)

1. 通过议程。
2. 巴勒斯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540)。

向离任主席表示感谢

1. 主席：在我们通过议程之前，我想对在十月间安理会会议紧张、艰难的时期主持了安理会的我们卓越的同事卡拉登勋爵及其干练的副手罗杰·杰克林爵士说几句感谢的话。我确信安理会各位代表都同我一样，对卡拉登勋爵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和联合国的事业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有着特别的深情。我对他自然特别尊重，因为他象我自己和别的一些人一样，也负有其政府阁员的职责。我确信，由于即将离任的主席在上月间始终待人友好，处事沉着，性格幽默，因而增强了对他的崇敬。

2. 罗杰·杰克林爵士很幸运，那些责任他只担负一天以后就卸下了。我想，这也许是在我们辩论的各个不同时期大家都欢迎的事情。但是罗杰爵士象他一向所做的那样，在卡拉登勋爵外出不在而由他代理其职务的短短的时间内，在他对安理会的贡献中，也

表现出了一个职业外交官的干练和公正。这些就是几年来享有罗杰爵士友谊的各位代表所熟知的。

3. 我要感谢卡拉登勋爵和罗杰爵士，他们那样高明地、公正地处理了安理会的事务。

4.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想以罗杰·杰克林爵士和我本人的名义，对你刚才讲的那番客气话表示感激。

5. 我了解到，罗杰·杰克林爵士在我外出期间曾负责安理会工作；我得到的报告说，他主持的那次会议开得简短而愉快。我认为这些形容词是不能用于以前我掌管安理会事务的那个时期的。但我只再说一说，我深信，主席先生，你在掌握辩论和争取应与我们在安理会的职责相称的成绩方面，定将比我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将以这种精神，满怀新的希望开始新的一月，我们没有忘记在你以前主持安理会时，在你的指引下我们曾经取得了安理会的一个较重大的成就。

6. 主席：卡拉登勋爵，谢谢你，你的话总是太亲切，太客气了。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巴勒斯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540)

7. 主席：根据以前作出的决定，经安理会同意，现在请以以色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阿拉伯联

合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科麦先生(以色列)、G.J.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和M.A.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8. **主席：**根据沙特阿拉伯代表在星期五晚上第一三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请他在安理会就这一问题发言的要求，忆及在那一次以及在星期一下午第一三三次会议上所说的话，我取得本安理会的同意，现在打算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在安理会发言。

应主席邀请，J.M.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9. **主席：**安理会现在就继续讨论议程上的这一项目。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发言。在他发言之前，对在安理会进行必要的商讨而未举行安理会正式会议这一期间他所持的克制态度，我想表示我本人和安理会代表们的感谢。既然这是自沙特阿拉伯代表要求发言以来的安理会第一次正式会议，现在由他在安理会发言就是完全恰当的了。

10.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你和安理会各位代表让我再一次发言，使我可以详细论述这场自从我上次在安理会发言以来就已变得十分明白的辩论的各个方面，我实在感激。此外，我将在发言中阐明我国政府的方针。

11. 在我继续讲话之前，主席先生，烦请你保证在这旁听席上公众中间的联合国警卫队比以往要更加警惕，以防那些“准备随时应召的民兵”——他们也许已经来到安理会——采取某种激烈的行动，因为我们毕竟与一些共产党人与左派同事在议席上坐在一起。

12. 联合国是一个可以进入的公开讲坛，远不是纽约市中间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那些“准备随时应召的民兵”没有必要把时钟挂在胸前，让大家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一眨眼就动手。让我们象前些时候一样有散发圣经的人吧。任何时候都行。因为那部书充满了智慧。然而我不知道一个有着闪电般速度的“准备随时应召的民兵”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在上星期天，

在获悉联合国总部将成为某些“准备随时应召的民兵”选定的目标这一消息之前，我就把这些话写下来了。

13. **主席：**让我对沙特阿拉伯的代表说，我确信秘书长所指派的人员，将一如既往，履行他们的职责。

14.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确信他们会履行他们的职责，先生，而且在你这位主席的主持下，他们会更加警惕。

15. 今天，十一月二日，我竟得到了发言权，这的确是令人啼笑皆非。今天是背信弃义的贝尔福音诞生的日子，这个日子也一直是全世界巴勒斯坦人悲恸的日子。它在历史上将作为帝国创建者的欺诈、口是心非以及欺软怕硬的暧昧政策的例证。谢谢上帝，他们不再同我们在一起了。

16. 不仅安理会各方面的代表清楚地阐明了他们的立场，而且其中有两位——就是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也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的一个联合决议草案〔S/7568〕中把他们各自政府的政策具体化了。该草案的某些段落已远远超出了以色列对叙利亚指控的范围。鉴于这个联合决议草案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沙特阿拉伯政府和人民不能保持缄默。

17. 即使该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撤回这个决议草案而支持那个被标榜为共同一致的东西，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也还是再一次暴露了他们在其自己的解决办法方面的意图，这种意图是与巴勒斯坦本地人不可剥夺的权利水火不相容的。

18. 我已奉命把我国政府的立场解释得清清楚楚以免安理会的任何代表会得到任何一点这样的错误印象：以为沙特阿拉伯对某些国家相互勾结起来力图勾销巴勒斯坦问题以迎合犹太复国主义国家那个霸占者的野心，是心安理得的。主席先生，我说了“勾结起来”——我再重复一遍——“勾结起来”。

19. 一九五六年这一年仍然记忆犹新。我只想对诸位提一提三天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星期日，纽约世界新闻论坛上唐库克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苏伊士问题的真相是什么？十年以后见分晓”。我不打算用冗长的摘引来打扰安理会。我只念一下这篇文章的下列几行就足够了：

“一周以后，十月二十三日，本-古里安带着他的参谋长摩西·达扬少将飞往巴黎。摩勒和皮诺正在塞夫勒的一座别墅等候。在那里完成了以色列进攻以及法国、英国援助的最后计划。

“.....

“所有当事人保证对在塞夫勒的经过情况终生保密，但是正如当时的英国工党领导人休·盖茨克尔在十年前说的：‘迟早他们中间将有一个人开始谈论，一切都会泄露出去。’”

20. 就我个人来说，还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在大会讲坛上的发言中就曾对这种勾结进行过详细说明和评述，我不必摘引，因为都有记录。

21. 发言到此，我有责任提出严正警告：沙特阿拉伯人民，我相信，还有各地的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问题是如此激怒——很遗憾是这样，虽然遗憾，但应该是这样——以致有一天他们会爆发，而后果确实会是十分严重的，任何一个大国都将难以抑制随之而来的冲突。

22. 我刚才所说的并不带有威胁的意思；象我这样一个委身于联合国的人，正如与会的诸位代表一样，决不会利用安理会作讲台，发表言过其实的言论。我只想反映沙特阿拉伯人民，以及如我所说，我认为是各地的阿拉伯人对这个问题所抱的心情、想法和意见。

23. 让我再次严正警告：由于一亿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问题感受如此深刻，巴勒斯坦人民从置于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之下的时候起就被蓄意出卖。如果某些大国，特别是联合王国和美国把巴勒斯坦本地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践踏在脚下——英、美历届政府从未有过这样做的权利——，这一亿阿拉伯人就会团结一致起来造反。

24. 我借此机会向诸位指出，如果我们打算求助于那些从梅特涅和塔莱朗为主要角色的维也纳会议以来所善于使用的陈旧的外交方法——十九世纪的一种总是弄巧成拙且导致许多冲突的政策，那么，由于我委身于联合国，根据我所看到的，我认为，联合国也会垮台。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加入联合国以来，总是宁愿坦率地、不含糊地发言，虽然真理可能使人不快。

25. 不久以前，我们曾在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就西南非洲问题发表了我们的意见。这使我想起了三十年代在西欧我作为一个非正式观察员——国际联盟的一个观察员的那些日子。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发现在联合国这里正在出现同样的格局——导致国际联盟垮台的那种格局。

26. 我想从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星期日的这份没有偏见的报纸观察家报上，引用十月二十九日斯坦利·尤伊斯从开普敦发出的一则电讯：

“整个领土平静无事。表决”——指联合国表决——“并不出人意料之外。这正是联合国二十年来通过的那许多决议中的又一个决议，由于这个或那个理由，联合国从来就未能执行那些决议。这里”——指在西南非洲——“每个人都无限信任南非政府，它保证西南非洲是南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将保持那种状态。”

27. 我记得国际联盟；我记得有多少决议没有付诸执行，结果国际联盟垮台了。同样，关于西南非洲这一非常尖锐的问题，也通过了许多决议，但都成了一纸空文。让我们不要在国际组织史上重演一出惨痛的插曲。

28. 关于这种虚假的委任统治，我不需要重复我所说过的。这只不过是变相的殖民主义，与联合王国把委任统治权移交给南非联邦并无相异之处。那么一来情况就更糟糕了，因为一九四七年在联合国的操纵之下，巴勒斯坦被交给了来自欧洲的外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件事我在这里不必谈得更多，因为我在上次发言中已经详细谈过了。

29. 刚才，我提到全体阿拉伯人都被激怒了，这是一个事实，因为偷偷地把以色列安插进巴勒斯坦本地人中的那一块飞地一直是阿拉伯世界身上的一个脓疮。脓疮的脓如不挤尽，身体就不会恢复正常的体温。只要以色列这样一块飞地使阿拉伯人经常受到骚扰，中东就不会有和平。

30. 姑息手段不能解决问题；以所谓的一些事件谴责这一方或另一方只会进一步使局势恶化。只要巴勒斯坦的这个脓疮继续使这一整个地区发炎，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甚至联合王国的两面派手段或美

国的强权和财富也一样不能——治愈阿拉伯世界，或者，我敢说，整个中东的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创伤。

31. 是欺诈和两面派手段导致蹂躏巴勒斯坦本地人的卑怯行动。如果某些西方国家拒不承认事实和面对现实，那就请不要错估了严重后果。只有那些破坏巴勒斯坦本地人自决权的国家能够说服以色列人——我说的以色列人是指好战的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是我们的同胞，东方的犹太人——返回他们的原籍国，而不让这些好战的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西方国家拖入一场不能抑制的流血冲突。

32. 纵观历史，权力和财富往往使某些政府过于自以为是。我敦促那些正唆使以色列推行自杀政策的人们；不要那样自以为是，也不要由于他们有钱有势，动不动就好像只有他们才占有智慧。

33. 我在安理会前两次的发言中阐述了我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论点，并引证了很多事实，力图证明以下几点：

34. 第一，犹太教是一种宗教，而不是一个国籍，这正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一样。

35. 第二，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头目，一向是欧洲人和美洲人，其中大多数人，从人种学上来说，都不是闪族人。

36. 第三，这些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利用犹太教这一崇高的宗教作为推动力，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他们就利用了曾经在欧洲遭受迫害和在美国经常受到歧视的犹太人的情绪，这的确是十分令人感到痛惜的事。

37. 第四，由于在以色列那样一块飞地吞不下世界各地为数约为一千七百万的全部犹太人，因此西奥多·赫茨尔要把世界各地的全部犹太人聚集在巴勒斯坦的梦想破灭了。在以色列的所有犹太人——其中一半是东方犹太人——仅占世界上犹太人的百分之十七。我们东方犹太兄弟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四十四，他们生育能力很强。欧洲人的出生率是比较低的：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千分之二十六。不久以后，我们在以色列的东方犹太兄弟就将挤满整个以色列；我们不在乎这点，这是否说明了为什么要对苏联施加压力要它放出欧洲犹太人，为什么我们在报刊上读到的完

全是系统的反苏宣传，即应该让苏联的犹太人到以色列去呢？以色列是一个人为的国家，在一亿阿拉伯人中间是不能存在下去的。事情就是这样，但并不是因为你、我或其他任何人要它如此。

38. 第五，假如不是由于自贝尔福时期以来历届联合王国政府的出卖，当时在委任统治的名义下，曾把这一神圣职责交给该国政府；假如不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力，这种压力在美国终于发展为杜鲁门先生的专横政策，并导致了对巴勒斯坦本地人的欧洲殖民主义入侵，那么就不会有阿拉伯-以色列问题，甚至也不会有一个阿拉伯人-犹太人问题，因为去同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犹太人格斗，去迫害他或杀死他，这不符合阿拉伯人的道德标准。

39. 第六，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连篇累牍的宣言中一直声明世界上每个犹太人应该首先忠于以色列，不管他属于那个国籍。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由此提出了双重国籍的概念，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分裂的忠诚”。

40. 第七，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宗教为理由对巴勒斯坦提出主权要求是可以驳倒的。因为犹太人和其他宗教诸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一样，是各种各样的。巴勒斯坦是基督教徒的圣地，也是穆斯林的圣地，而不是犹太人独有的圣地。

41. 第八，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历史为理由对巴勒斯坦提出主权要求也是已经被驳倒了。因为原来的闪族犹太人是作为一个部落从美索不达米亚来的，在三千年前侵入巴勒斯坦，随后由于巴比伦人和罗马人的入侵曾两次遭受流离失所之苦。早在一千八百年前左右，现在的巴勒斯坦本地人——很多人可能就是犹太人——一直住在这个国家。因此历史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认为有根据的话，那么，许多人——就这件事来说，例如美洲印地安人和阿拉伯人——也可能以历史为依据对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比利亚半岛提出主权要求。阿拉伯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居留了八个世纪。假如象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提出的那样一种要求是合法的，那么对墨索里尼复兴罗马帝国的企图就大可不必抱嘲笑和轻蔑的态度了。

42. 第九，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引用的以及帮助他们盘踞在巴勒斯坦的西方列强所引用的人道主义的

论据，只有在巴勒斯坦是一片没有本地居民的空荡的沙漠时，才站得住脚。为了减轻欧洲犹太人的痛苦，西方列强通过支持圣地上的一个犹太国家的事业并使它住满欧洲犹太人而不是东方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本地人干出了不正义的勾当。

43. 第十，由于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本身似乎并没有超越均势政策或可憎的“分而治之”政策，这些强国，显然是或部分地是由各种人道主义的考虑所驱使的。因此，西方强国并没有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原则和高尚理想——他们自认为是这样做的——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阿拉伯世界的肋部楔进了一个楔子，建立了一个插在别国中间的以色列飞地，这对他们干涉其他国家事务迟早会有用的。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事情。西方强国与强夺国以色列之间的罪恶昭彰的勾结，现在已经是历史事实了。目前，客观的欧洲和英国作家出版和发行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我现在可以举出报纸上一篇报道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事情的文章。去年夏天我在伦敦的时候，我想是星期日泰晤士报正在连载一本关于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事情的书——我很高兴地说，在一九五六年时，是保守党政府执政，不是我的朋友卡拉登勋爵的政府。再者，任何人只要读一读艾登先生的回忆录和摩西·达扬的新作，以及傲慢的伊尔贡恐怖主义分子的作品，就可以证实我刚才所说的一切。

44. 这些西方强国究竟认为他们在用人类天生的恻隐之心欺骗谁呢？好吧！让我们坦率说出来吧！毁灭性的武器不能隐藏在联合国的幌子下。这是做不到的事。这些强国别再滥用和平的甜言蜜语了吧，别再喋喋不休地叫嚷什么总是拥护民主的最高原则了吧，听任一个国家把不属于它的土地白送给别人，这是一种什么民主呢？廉价出卖整个民族，就象已经对待巴勒斯坦人民的那样，这又是一种什么民主呢？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民主呢？我也要同样的甜言蜜语吗？不！这是国际联盟的作风——而它垮台了。那是塔莱朗和梅特涅的方法，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的那个时代为其目的服务的。

45. 但是这是个公开的讲坛，真理应该在这里说出来，尽管它会伤害所有有关的人，尽管我讲这些话也感到很痛心，我说这些话也是不容易的。那只不过

是被歪曲了的民主，一种只剩下外壳的民主，因为内核已被“滥用之虫”吃得精光了。我再说一遍，那不过是被歪曲了的、只剩下外壳的民主，它的内核已被“滥用之虫”吃得精光了。

46. 最不幸的是，某些西方强国一贯利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作为他们玩弄强权政治的棋子。最可悲的是，这样一来这些强国就无限地助长了制造阿拉伯人-犹太人纠纷，鼓励这些好战的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走上冒险道路，这种冒险可能最终使整个中东，甚至整个世界，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

47. 为了使我的警告不致因为出自一个阿拉伯人之口而被忽视，请允许我引用已故的威廉·祖克曼先生的一段话，摩西·梅纽因先生曾说他是位精神高尚的犹太人。摩西·梅纽因是另一位精神高尚的犹太人，以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就是著名音乐家耶胡迪·梅纽因先生的父亲。在摩西·梅纽因先生所著的一本书里，有已故的祖克曼先生写的一段话：

“由于以色列国的出现，阿拉伯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田地和家。象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些都是可以收复的，但是犹太人却正处于丧失他们灵魂和丧失他们作为一个公正与善良民族的地位的致命危险之中。许多世纪以来这种民族地位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

“现在对犹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些的基督教世界大概不会忘记我们时代道德上悲剧性的离奇现象。历史上最可怜的苦于流落异邦和深受压迫的犹太人是首先使用曾被用来对付他们的同样方法并使其他人遭受流离失所之苦的人，原因是这样做有助于他们更方便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兴旺、富有和自满的美国犹太人，他们不仅不对这种横蛮的武力行为提出抗议，反而非常慷慨地给予支持，把它当作一种正义和英雄行为加以辩护和颂扬。真正的基督教徒能忘记美国犹太人的这种情景吗？

“为了一个国家而付出这一切，其代价岂不是太大了吗？”¹

¹摩西·梅纽因：我们时代犹太主义的衰落（纽约，解说出版公司，一九六五年版），第140页。

这些就是祖克曼先生的话，他不仅是个犹太人，而且是人类的兄弟。他死了，但是他的声音是压不下去的，因为他的话还继续活着。主席先生，代价的确是高的，是从整个民族手中夺走了他们的国家。

48. 的确，这个代价是把一百二十五万多巴勒斯坦人关进了难民营，他们在那里靠七分钱一天的微薄收入过活，这个数目相当这个国家一张小报的价格，不到一角钱，而一角钱却是现在人们感到应该施给纽约街头乞丐的起码数目。的确，这个代价不仅太高，不仅过分，而且是骇人听闻的，是毁灭性的，因为它很可能是在为一场世界冲突作准备。对于象我这样一个了解阿拉伯人民的人来说，这就是比任何事情都使我担心的事。虽然我呆在西方多年，但是我每年都要回国，在咖啡馆里和一些普通人混在一起，而不让他们知道我是谁。我了解阿拉伯人的心情。真的，这并不是言过其实或夸夸其谈。我作为一个委身于联合国的人——我同样也委身于沙特阿拉伯——在这里提出呼吁。

49. 我有一些见证人。主席先生，你曾看见我有时就象荒野里的一声孤鸣那样在委员会里工作，在没有读完任何决议的每一个字之前，我是不想随大流的，因为我是委身于联合国的，不要认为我别有用心。我可能错了，但是我所说的不会错得太远。

50. 主席先生，我的确要通过你向追求选票的人呼吁，因为我知道麻烦来自何处。我在这个国家呆的时间够长了，断断续续大约有二十六年。我不可能是美国人，但是有时我觉得我好象是的，因为我在哪里已经生活了这么久。我的确要通过你向那些完全不懂得大动乱可能使阿拉伯人，犹太人，甚至远近各国都会遭受破坏的选票追求者呼吁，因为阿拉伯人不会孤立。——让我要求这些追求选票的人不要再向那些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曲意逢迎了，免得他们这样做时不知不觉地要对一场世界悲剧承担责任。西方的政治家们承认自己政府过去的错误并勇敢面对现实尚为时不晚。现在，在联合国我们需要勇气。政治家们，在联合国内外，在我们各自的国家里，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决议，而是勇气。

51. 我是代表我国政府要求发言的，因为安理

会一些理事国，特别是联合王国和美国，显然对促进中东的持久和平，对联合王国-美国决议草案实施部分第5段中所一一写明的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关系这一更广泛的问题所采取的步骤很感兴趣。

52. 让我再一次坦率地说——我希望发生的事件不会证实我在这里所说的话，因为如果证实了，那就很可怕——只要以色列国继续在阿拉伯世界中间存在，中东就不会有持久和平。这说来是一句大话，但偏巧又是事实。我不是住在东阿拉伯，但是我了解那里的情况。

53. 这些并不是我的话，我是解述费萨尔国王陛下今年夏天在纽约市接见记者时谈到的话。主席先生，你今年夏天在这里是会见过费萨尔国王陛下的。一位信犹太教的记者向国王陛下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国王陛下，你认为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什么时候才能建立和平？”费萨尔国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当以色列国不复存在的时候。”毫无疑问，该记者将费萨尔国王的这一明确的回答交给他的报纸了。但是，那家报纸不是不敢发表这条重要的消息，就是认为它夸夸其谈，认为它不严肃。在我的那个地方没有“可以在报纸上发表”或“不可以在报纸上发表”的同义词。让我把这一点向我们的美国朋友们讲清楚。

54. 一个人说话要守信用。只要他说什么，他的信誉就牵连进去了。我知道卡拉登勋爵了解我们；他在巴勒斯坦跟我们住过多年。一位体面的人说话是不会食言的，他无须签上：“一个人说话要守信用”这句话。我认为在历史上英国人也就是这样做的。只要他们说了，他们就兑现。这里是一个国王——不是唯一的国王——我要重复这位国王的话，因为我知道他说话是算数的；我也知道千百万阿拉伯人是这样想的。知道这一点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另外，费萨尔国王已清楚地说过在我们阿拉伯人和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兄弟之间并没有争吵过。这一点也没有发表。

55. 前些日子我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我对记者们说：“我相信你们会把我说的话——好的，坏的，你们相信的或者不相信的都向你们的报纸作忠实的报道。你们的工作是给报纸传送消息的。”但是，沉默和编辑先生们的剪刀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要生

活，假若他们不迎合广告者和选票追求者的心愿，报纸就要破产，特别是当这些人在竞选运动上花了那么多钱的时候。我不是预言家。可是关于那次记者招待会却一个字也没有报道。当时出席会议的记者有八十人，有些记者将我讲的话发送出去了，但是只字未予刊登。我不想出名：二十年来我只举行了一次个人记者招待会，但是却一个字也未予刊登。这一点丝毫也不使我感到惊奇。

56. 关于新闻自由问题，我曾经是十五人委员会成员之一，该委员会在成功湖起草了新闻自由公约草案。这个草案现在还搁着，每年我们都给它以优先权，但是它仍然被搁着。我知道这里面要的是什么花招。

57. 另一方面，我要重复费萨尔国王清楚地说过的话：阿拉伯人和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兄弟之间并没有争吵过。这些犹太人在可兰经中是作为这本圣书的信奉者而被提到的，应把他们看作是普世之神，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一的、唯一的神的信徒。因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从来就不是不乐意同他们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兄弟们在圣地一起生活的。

58.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是由于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入侵而引起的。他们披着一种神圣宗教的外衣，一种信奉同一个神的神圣宗教的外衣，而把犹太教最敬爱的先知之一以赛亚的教诲抛到九霄云外。以赛亚曾经说过：“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可惜，犹太复国主义者无视以赛亚的箴言，而用刺刀建立了他们的国家。是谁帮助他们这样做的呢？是和平之君耶稣的门徒们！当有人要求耶稣给“全能之神”下定义时，他回答说：“神就是爱。”

59. 谁能驳倒我刚才所说的话？站起来！看看有多少！他们用刺刀占领了巴勒斯坦，而这就是犹太教——在以赛亚书和弥迦书中的犹太教的精华和崇高之处！我平生读过大约十五次圣经，并且从中得到很大的安慰。他们用刺刀占领了巴勒斯坦；对以赛亚书则置若罔闻。这些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犹太教的信徒吗？那些去做礼拜宣告神就是爱的欧洲基督徒

是在怂恿这场殖民主义侵略吗？这些人是基督徒吗？——也许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宗教仪式还在；外壳还在；核心却没有了。

60. 然而，我必须说，在民主已经变成仅仅是一种仪式的许多国家里，大多数政客已经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一种围绕争取选票而编造的宗教；它的守护神是那些党魁和控制着大量用于洗脑和说教的新闻工具的人。

61. 那些政客仿佛说：“选举我，我就为你们办一切事情”，“选举我，我就一定设法使以色列得到大量援助”，“选举我，我就努力使我国政府变成一只恐吓阿拉伯人的咆哮的雄狮；如果有必要，就让它摆布阿拉伯人，使他们屈从于你们对我的要求”，“选举我，我就对你们所干的不正义行为熟视无睹”，“选举我，我一当选就做你们的奴仆，并且唯命是从”。这就是我所目睹的民主信条。

62. 公平地说，巴勒斯坦的本地人成为选票追求者的受害者，这是公道的吗？在这个国家我们正在进行一次选举，我想它将在十一月八日举行。巴勒斯坦的本地人成为强权政治的受害者，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巴勒斯坦的本地人依然是杜鲁门先生之流的牺牲者，这难道是公平的吗？这位杜鲁门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称之为“国务院那些穿条纹裤的小伙子”的人把罗斯福总统关于巴勒斯坦的记录和声明摆到他面前时，他竟嘲笑他们。

63. 让我在此再引述杜鲁门先生回忆录中关于国务院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和想法而给他的一封特别信件中的话：

“‘很可能’，这封信件说，‘某些犹太复国运动领袖将极力促使你’——这是指杜鲁门先生——‘尽早发出关于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纲领的诺言。该纲领强烈要求犹太人无限制地迁居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你’——意指杜鲁门先生——‘知道，美国政府和人民非常同情在欧洲受到迫害的犹太人，并且正在竭尽一切努力来解除他们的痛苦。但是，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它所牵涉的许多问题远远超出了欧洲犹太人处境困难问题的范围。’”

“这封信最后说，‘中东局势继续处于紧张状态，这主要是由巴勒斯坦问题所造成的结果。同时，由于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意指美国的利益——‘对美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认为，整个问题必须非常慎重地并且从我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来加以处理’。”

杜鲁门先生在回忆录中接着说：

“我了解了一下这个犹太民族家园问题的历史以及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立场。当我翻阅了直到最近为止的全部有关材料以后，我对国务院的那些‘穿条纹裤的小伙子’所持的见解和态度表示怀疑。我认为，他们似乎没有太关心那些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人们的困难处境。在我看来，在注意到我国的长远利益的同时，帮助那些不幸受到迫害的逃亡者找到自己的家园是可能的。我相信，在拉比瓦伊斯离开以前，我已经清楚地向他说明了这一点。”²

这就是杜鲁门先生策划建立以色列，嘲笑国务院那些“穿条纹裤的小伙子”的严肃意见的经过。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按照他的说法是为了他的国家的“长远利益”以及由于他对流离失所的欧洲犹太人的同情。我重复一遍：为了流离失所的欧洲犹太人，象他这样一个受到好战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诸如拉比瓦伊斯之流的怂恿的人，显然也只是为了欧洲犹太人。

64. 做这一切事情使谁受到损失呢？巴勒斯坦全部本地人，而且也还使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受到损失。在差不多二十年之后，证明了当时那些在国务院中的所谓“穿条纹裤的小伙子”是正确的，而杜鲁门先生则完全错了。整个中东由于杜鲁门先生头脑中的这种产物而处于一片混乱。两年以后，杜鲁门先生写信给魏兹曼博士，向他保证他将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去求得一个迅速解决阿拉伯-以色列问题的方案。象许多其他认为金钱能办到一切事情的政客一样，或如法国人说“金钱万能”一样，他答应在这个地区互助，而无视阿拉伯人是不能流通转让的、不能在市场上买卖的这一事实。

²哈里·S.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决定性的一年（纽约，花园城，道布尔戴公司一九五五年版），第69页。

65. 关于那一点，阿拉伯人民以及所有一直为自由而战的人民，不是一个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买进卖出的美国或英国公司。要是金钱或权势能挫伤自由战士的精神的话，亚非许多国家就会仍然遭到外国的奴役了。

66. 恐怕一些西方强国象杜鲁门先生当年那样，头脑里还抱着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时间终究会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沿着这些思路考虑问题是非常危险的。真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很想看到这个地区到处是一派和平景象。这不是你、我或我们中哪一个人的愿望。我们必须面对存在于这个地区的事实和现实。

67. 安理会应该知道，在以色列这块“飞地”建立以来，不下十三名阿拉伯领导人——我本人认识其中一半以上——就是被阿拉伯人而不是别人暗杀了，仅仅因为谣传这些领导人抱有即使以色列在这个地区继续存在也能够达到和平的这种想法。我可以说，他们都是无辜的。其中一个国王，他在一个清真寺里被枪杀了。我认识四个首相，他们都象鸟儿一样被枪杀了。我本人认识他们；说到这点，我很遗憾，因为我宁愿不曾认识他们。他们象其他任何自称是爱国者的阿拉伯人一样，是道地的阿拉伯人。

68. 现在的形势——请注意我的话——比起那些领导人遇害时的形势要严重得多。谁也不要误解，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时间就是有名的特效药。当我提到阿拉伯人民由于他们肋部的伤口正在化脓而发作起来时，我并没有把形势戏剧化。如果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或某些西方强国向这个脓疱施加压力，其悲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69. 因此，任何人都不应抱任何虔诚的希望，时间，压力或政客们的钱财会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政客们的钱财大部分是从无辜的纳税人身上征收的。）巴勒斯坦问题涉及一个民族，涉及一整个民族，即巴勒斯坦的本地人——不仅涉及住在难民营里的人们而且还涉及离散到世界各地的那些人。在他们收复他们的家园以前，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是不会罢休的。

70. 我认为引述巴勒斯坦阿拉伯代表团的代表，巴勒斯坦人古里先生星期一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上的讲话，是有助于说明巴勒斯坦难民的心情的。

“在这个时候谈谈那些巴勒斯坦阿拉伯爱国者是适宜的。

“……

“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也是爱国者，他们认为……由于联合国对巴勒斯坦问题不主持正义，所以，武力和牺牲就是解放我们被占领的家园可采取的唯一手段。……他们的运动纯粹是、也完全是巴勒斯坦人的运动。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如波兰、法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及其他国家，都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抵抗运动。西方列强和全世界一般都不仅欢迎和欢呼那些运动，而且还供给它们武器和金钱。为了从殖民主义和外国的占领下解放国土，在亚洲和非洲也兴起了同样的一些运动。所有自由和热爱和平的国家，莫不欢迎和支持这些运动。……为什么这些运动现在却成了嘲弄的对象，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攻击的目标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而侵略他们国家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欧洲人呢？

“……

“拒绝和否认联合国一切决议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来就没有参加制订那些决议，也没有参加签订停战协定。

“我愿意向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组织发表如下的意见：我们决心毫无保留、不受任何约束地采取一切办法、手段和措施，来收复我们的家园，恢复我们的权利。

“历史已经证明，不管侵略者有多强，侵略和非法占领可能持续多久，每个民族的自决权利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从外国的统治和征服下〕解放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正义胜过强权，远远胜过强权。”³

³这一讲话发表于特别政治委员会第五〇一次会议上，其正式记录是以节录形式发表的。

71. 不论安理会通过什么决议或达成什么一致意见，我担心它都将无能为力。我认为，安理会首先必须考虑到，在没有巴勒斯坦本地人——就是那些自置于委任统治之下起就被出卖了的人民——的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巴勒斯坦本地人还在难民营或分散在许多国家被迫过着流浪生活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任何解决办法的。没有弄清楚巴勒斯坦本地人的愿望，而试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那将是徒劳的。

72. 由于与正在审议的这一事件相类似的事件，安理会一些代表不止警告过叙利亚，明天他们还可能警告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们也可能要根据各种情况和事件去警告以色列。所有这些事件只不过是一个苦难民族的决心所引起的一长串事件中的一些环节。这个民族就是已故的祖克曼先生所说的房屋被抢走了，土地被抢走了，国家也被抢走了的那个民族。是不是有人希望他们驯服，束手屈从那些蓄意使他们面临既成事实的阴谋诡计呢？

73. 当我们的东道国还处于殖民地时代时，波士顿茶税问题激起了美国独立战争。它把美国人民从他们认为是暴虐的那种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如果当时就有联合国，它会不会因为拉斐特和其他外国的英雄帮助为自由而斗争的美国人而谴责他们呢？

74. 什么时候有为解放自己而努力的民族，什么时候就肯定有拥护他们事业的战士。如果叙利亚人赞扬巴勒斯坦爱国者努力收复他们的家园，那么，所有阿拉伯国家同样地也会为巴勒斯坦人民自己——他们，只有他们才能这样做——终将收复他们的家园而欢欣鼓舞。

75. 难道西方列强的良心会允许他们帮助以色列阻止本地的巴勒斯坦人返回他们的家园吗？这些强国一方面宣称，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财物；另一方面，却为犹太复国主义掠夺者强夺那些因象在德尔亚辛发生的那类暴行感到恐慌而离开了他们国家的巴勒斯坦人的全部财产开脱罪责。他们采用了好一个双重标准！

76. 这些巴勒斯坦人，由于是在授给联合王国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生活，他们没有自己的政府。不

涉及战争赔偿问题足以证明以色列当局有权掠夺和侵吞私有财产与个人财物。先后作为胜利者的协约国与同盟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是否侵吞了德国人的私人财产呢？那么，同样一些盟国怎么能够漠视以色列当局的所作所为，好象一些巴勒斯坦人由于受惩罚丧失了他们个人的世袭财产，而甘愿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贪得无厌的牺牲品一样呢？

77. 以色列当局似乎可以为所欲为，因为西方政客经常以牺牲巴勒斯坦本地人为代价，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恣意行动。我要对我的犹太朋友说句公道话，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我的犹太朋友是很多的，这些西方政客之中许多人并非犹太人。这些政客的奴性竟达到如此地步，以至其中有些人戴着犹太人在教堂里经常戴的便帽。

78. 诚然，非犹太人政客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争相阿谀逢迎，经常伪善地宣称，以色列是中东最进步的力量。在二十世纪竟达到这样的所谓进步！——首先，用刺刀去否定一个民族的自决权，其次，又掠夺那个民族的全部财物，真是一种耻辱！真是奇耻大辱！联合国中有一些会员国，以给那些被他们蓄意毁灭的，其土地被他们用现代化武器破坏的人民带来和平为理由，把战争合理化，侵犯一切基本人权，在这个联合国的主持下，有什么进步？有什么民主？简直是对正义的肆意歪曲。这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民主呢？

79. 当然，他们会给人民带来和平，那就是死亡的永久和平，坟墓的永久和平。我居然还活着，亲眼见到了这一点——联合国二十年来的努力。给一个民族带来和平就是对满怀希望的儿童，妇女，男人进行轰炸和屠杀。和平！靠什么取得和平？靠凝固汽油弹，匕首，步枪和坦克。

80. 任何法律上的诡辩和无休止的争吵都丝毫无助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因此，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忙于通过决议或达成一致意见，是在浪费时间。只要有一个已经从非正义的打击下觉醒过来，义愤填膺地奋起收复自己家园的巴勒斯坦民族，这些决议或一致意见是不会有建设性的效果的。主席先生，我是怀着对你和安理会代表们全部应有的尊重来说这番话的。

81. 在座的一些发言人已提到了两个铤而走险的巴勒斯坦组织。我认为这些组织同从巴勒斯坦本地人所遭受的深重的打击，被损伤的尊严以及悲惨的压迫中所孕育出来的东西相比，算不了什么。巴勒斯坦本地人迟早一定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喷出熔岩，烧掉他们周围的一切，烧掉他们自己，最后，可能连那些前来救援的人也会在这场大火中烧掉。怎样找到一项解决办法呢？给巴勒斯坦本地人以正义。那时候，只有在那时候，才会获得解决办法。

82. 因此，我粗浅地认为，安理会必须找到一些方法去弄清楚巴勒斯坦本地人的愿望；并停止按照这一前提，即安理会正在着手处理的问题可以通过任何无益于正义的补救办法得到解决的这一前提行事。任何通过权宜之计得来的和平，都是暂时的，短命的。

83. 联合决议草案谈到中东的持久和平。我必须再三重复，中东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这倒不是我们大家不渴望和平，而是因为我们了解巴勒斯坦人民的心境是这样的：除非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完全得到恢复，否则就不可能有和平。

84. 假如任何强国仍然相信他们能够通过推翻那些不追随他们的政府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他们有时在非洲和亚洲所干的那样——而且假如这些强国认为他们能够用傀儡政权取代这些政府，那么这种政权将的确是短命的，因为人民再也不会被这样一些诡计所欺骗了。我发出这种警告，是因为我已亲眼目击在委任统治之下的那些傀儡政权是怎样被人民嘲弄，最终怎样被人民打倒的。一旦人民察觉有人在幕后操纵，他们就无情地粉碎那些傀儡，除了流血和痛苦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

85. 我作为一个委身于联合国理想的代表，要是不指出巴勒斯坦问题背后潜伏着极大的危险，那就是失职。让我们大家都牢牢记住，联合国并不是以不惜任何代价去达到和平与安全而创立的。和平与安全的唯一代价是正义。基于权宜之计的政策不仅弄巧成拙——纵观历史，向来如此——而且连国际联盟也垮台了，因为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屈从于列强的蛮横行为。

86. 自从对巴勒斯坦实行强迫分治以来，差不

多二十年已经过去了，结果使东西方之间产生了许多敌意。犹太复国主义者甘愿钻进一个永久的马蜂窝。不幸的是，对该地区所有有关的人来说，不管他们住在巴勒斯坦境内还是住在邻国，他们将不断遭受紧张局势带来的痛苦。众所周知，当这种紧张局势变得不能容忍的时候就会导致冲突。

87. 如果说我对这个问题谈得过于详细的话，那是因为沙特阿拉伯占中东地区的很大一部分，对于威胁这个地区和平的事态，它既不能避开，又不能漠不关心。

88. 我必须重复国王陛下在利雅得一次群众大会上所说的话，他表达了人民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他们卷进巴勒斯坦问题的程度；万一冲突难以控制而发生了——但愿不要这样——那么国王陛下，他的兄弟，他的子孙以及所有沙特阿拉伯人将站在援助他们的同胞——巴勒斯坦本地人的前列，援助巴勒斯坦人取得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都知道，国王陛下不是一个转弯抹角地讲话的人。从我个人与阿拉伯世界其他领导人的接触中来看，我敢说要是巴勒斯坦的局势恶化，这些领导人和他们的人民也会奋起保护其遭到劫掠的同胞的。

89. 我的发言含有严重的警告，我希望这些警告不会解释为隐含着威胁。我们从来未曾威胁过西方强国，虽然自从我们发现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如何使我们遭受侮辱与蔑视以来，他们如此严重地伤害了我们。而恰恰就是这些西方列强威胁说，如果有人在该地区干了任何损害这些犹太复国主义掠夺者的利益的事，他们就要惩罚我们。

90. 我们决不会为这样一些威胁所吓倒。虽然六千年来，一些外国征服者曾在我们这个地区来来往往，但阿拉伯人还是活下来了，而且人口也增多了。凶器是吓不倒我们的。任何强国都不要让自己陷进我们这个地区，因为如果陷进去了，就会象其他征服者过去那样，迟早会永远完蛋的。

91. 主席先生，考虑到时间不早了，我准备结束发言。我必须感谢，深深地感谢你，并且还要再一次感谢安理会各位代表使我得以阐明我国政府的立场，以免我们将来因为对于一个触动包括沙特阿拉伯人在内的一亿阿拉伯人心弦的问题保持缄默而受到指

责。在经安理会的审议产生了某些决定，而我们感到对这些决定必须发表意见的情况下，我可能还要征得你的允许，要求再次发言。

92. **主席：**谢谢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发言。今天上午的名单上还有一位发言人，就是以色列代表。在我们继续发言之前，考虑到时间关系，我想问问，安理会对此有什么意见。我已请求秘书处同以色列代表磋商过，以色列代表说他的发言可能需要十或十五分钟；如果把时间放宽一些，他发言的时间可能多一点，也可能少一点。从过去的经验中，我可以推断，如果以色列代表要发言，那么叙利亚代表或许也想要发言，虽然他此刻还没有要求登记发言。

93. 我想提醒安理会各位代表，根据已同各方进行的磋商，他们应于今天下午会面，按照国际法院规约，与联合国大会同时开会，选举国际法院法官。

94. 因此，我请安理会提意见。安理会的意见怎样？我们今天上午是继续听取以色列代表发言，然后或许给叙利亚代表一个发言的机会，或者休会到明天？因为根据国际法院规约，今天下午我们要举行一次会议，而这次会议是与联合国大会有联系的。

95. **松井先生（日本）：**我们刚才听取了沙特阿拉伯代表所作的重要发言。对于这个发言，无疑地，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加以考虑。我们期望听取以色列代表和叙利亚代表的发言。然而，我们前天、昨天进行的以及今天上午再一次进行的磋商还没有结束。根据这些情况，又鉴于时间不早了，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规定，我提议休会。请允许我表示这一希望——主席先生，如果你认为合适，我们或许就在明天上午开会继续讨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重要问题。

96. **主席：**谢谢日本代表。他按照第三十三条提议休会。根据这一条，这种类型的提议不需辩论就可以做出决定。因此，我将他提出的这一提议交给安理会。

提议通过。

97. **主席：**关于明天举行会议的问题，我将同安理会各位代表进行磋商。

下午一时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